

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 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一等獎

香港神託會主辦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三年級 溫昊軒

破曉時的龍場

你生在書香門第，父親高中狀元，可你六歲了還不開口。家人以為你是啞巴，卻不知你只是默記爺爺讀過的書，一字一句，刻在心裡。

那個午後，你忽然誦出《大學》，滿座皆驚。從此，你不再是沉默的孩子，而是一個要「讀書做聖賢」的少年。

十三歲，你問老師：「何為第一等事？」老師答：「唯讀書登第。」你搖頭：「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，或讀書學聖賢耳。」滿堂哄笑中，你低下頭，把念頭埋得更深。

可聖賢怎麼做？你不知道。

你聽過東施效顰的故事：西施心痛皺眉，模樣惹人憐愛；東施見了便也學著皺眉，卻把人嚇得關緊門窗。你曾笑東施蠢。可夜裡你問自己：我想做聖賢，和東施想學西施，有什麼不同？你不知道聖賢為何是聖賢，就像東施不知西施為何美。你只知聖賢讀書便讀書，守禮便守禮。

直到你讀到朱熹的「格物窮理」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原來聖賢之道，可以一格一格地求來。於是你與朋友對著竹子窮盡心思去悟。朋友三天病倒，你堅持七日，也勞思致疾。竹子還是那根，你卻開始懷疑，聖賢之理，真在草木之中嗎？

此後多年，你學兵法、遊山川、訪名士，樣樣出色，卻離「聖賢」更遠。直到得罪劉瑾，被廷杖四十，貶謫龍場，那時的龍場，却是你從未想過的人間邊緣。

你帶著殘破的身體走在赴貴州路上。你見過餓殍，見過賣兒鬻女，見



過被命運拋棄的人，他們目光空洞如冬天凍裂的石頭。你躲過追殺，佯裝投江，才保住性命。那一刻你問：「聖賢處此，更有何道？」

龍場的夜黑如死水。你鑿石槨，日日在旁靜坐，置生死於事外，若死生都可放下，還有什麼放不下？你想起童年的夢，格竹的迷惘，一路所見的蒼生疾苦。你苦苦思索，夜不能寐。

那一夜，萬籟俱寂，你忽然從石槨中坐起，對著虛空呼喊：「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！向之求理於事物者，誤也！」

山中無燈，你卻看見了光。

原來聖賢不在竹子上、書本裡，不在遙不可及的古人身上。聖賢就是你心裡那點不滅的良知，是被塵埃遮蔽、卻從未消失的光。

那一刻你才明白，你尋尋覓覓幾十年，原來不是要做西施。你本就有自己的眉目。

世人皆笑東施蠹，可她至少知道美在那裡。你尋訪聖賢這些年，不也是東施嗎——學朱熹格竹，學孟子論辯，學堯舜治國。可你學的是模樣，還是心？

那一刻，龍場不再是蠻荒之地。瘴癘變成了清風，黑夜變成了黎明。

後來你走出大山，平定叛亂，剿滅匪寇，俘獲匪首。審訊時，那人抬起頭，是一張和你差不多年紀的臉：「大人，我也讀過聖賢書。可那年饑荒，官府照樣徵稅，我眼看著父母餓死。我不搶，他們就得死。」

你愣住了。

你想起少年立志做聖賢，可那些年在京城讀書論道，可曾想過千里之外有人在餓死邊緣？你不禁問自己，你以「賢」自期，可你的「賢」裡，是否少了對人間疾苦的體察？那些匪寇的「不賢」裡，有你的一份嗎？

那一夜，你在軍中久久未眠。後來你在每個平定之處設學校、興教化。你知道，真正的剿匪不在山裡，而在人心，包括你自己的心，和天下人的心。



五十餘年，你從未忘記那個六歲開口的孩子，從未忘記龍場那聲劃破長夜的喊叫。

你見過太多人對著別人的臉，想把自己刻成那樣。你只是遞給他們一面鏡子——裡面那個人，有自己的眉目。

嘉靖七年，你病逝於歸途。臨終前，弟子問你有何遺言。你微微一笑，只說了八個字：「此心光明，亦復何言。」

天邊紅日破曉，你最後的目光落在那一縷光上。

你一生見過太多「不賢」——權閹的貪婪，匪寇的殘暴，弟子們的猶疑。可每一次，你都把它們當作鏡子，照見自己心裡尚需擦亮的地方。

你也見過太多「賢」——堯舜孔孟，程朱陸九。可你不再模仿他們。你只是擦亮自己的心。

所以你說「此心光明」。那不是因為你從未沾染塵埃，而是因為你一生都在擦拭。

亦復何言。

評語：以王陽明龍場悟道為引，文氣磅礴，深刻探討「賢」非模仿模樣而是擦亮良知，立意極高。